

論新的蒙古語綴字法原理

達木丁·蘇侖(Дамдин-сурун)著 余元盦譯

“老的蒙古直寫文字，幾百年來未曾發生過變化，它與現代人民的生活早就脫了節。因此在共和國裏推行以俄語字母為基礎的新文字，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喬巴山，1949年11月26日“真理報”)

194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決議用俄語字母為基礎的新音標來代替老蒙古文字。同年批准了新字母和頒佈了新的綴字法法則。令全國居民、學校學生和機關職員開始學習新字母和新綴字法。1946年學校的教育、機關的行政業務和報刊雜誌全都改用了新字母。現在國內居民85.4%已學會了新文字。對全部居民提出學習新文字的任務，已於最近幾年內完成了。1941年出版的新綴字法法則，經稍加修訂後已於1946年重版。

俄語字母全組，除區分符沒有使用外，全都收入在新蒙古字母中。此外祇增加兩個新字母：θ，/，這是因為蒙古語有兩個 0 和兩個 y，一是前音，另一是後音。這些字母是蒙古語的獨立音韻，這是必須注意的。同時 θ 和 / 這兩個字母已在親族語的布里雅特蒙古語中使用，而我們在製成新蒙古字母之際，也考慮到布里雅特蒙古語和蒙古語的親屬性，因此竭力使二者的字母能趨接近。在製成新字母之際，特別是在編纂綴字法法則之際，我們採取了現代喀爾喀蒙古語的材料，並在這點上考慮到住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外的人們所使用的其他蒙古語和方言。

蒙古語新綴字法的創製，對地處中心位置的喀爾喀蒙古人的關係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喀爾喀蒙古人的語言不僅為全蒙古族所了解，而且西部、南部、北部的蒙古族也莫不以它為交際語。喀爾喀蒙古語對提高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關係上，獲得了特別巨大的意義。蒙古的出版物和文藝作品，不祇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

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而且也在它的境外達到了同樣的效果。我們所出版的書籍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翻印，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教育意義。

這一切情形必須在編纂新綴字法時加以注意。

我們照顧到老文字的傳統，採用了語音學·字形學原理為蒙古語綴字法的基礎。我們簡明地解釋一下這種情形。

喬巴山同志指出，“在編纂新綴字法之際，必須採用現代喀爾喀蒙古語為基礎”。我擬進一步敘述弱母音（即發音含混的母音）的詳細情形，然在本文裏我祇強調當編纂綴字法時所特別慎重地處理的弱母音之事。

當發 суртал（學說）一詞的聲音時，在 π 之前我們聽到了一個 a 音。當我們變化一詞時和我們說話時，例如：суртлаар（以學說），那時母音就在 π 之前消失了。由此可知，語幹 суртал 是要變化的。問題發生了，這個 a 怎麼辦？同樣的現象不祇在現在所說的 суртал 一詞中看到，而且也在不是第一個音節的一切詞中看到。當時我將這個問題向喬巴山同志提出，他說“我們應該竭力如我們說話那樣寫，因此，可寫作 суртал 和 суртлаар”。這種語音學原理已收入我們的綴字法中，作為基本原則之一。在採用新綴字法之際，語音學是基本的標準。

因為輕視語音學，所以不可避免地使文學語與現代口語分了家。

採用喀爾喀蒙古口語的語言學作為綴字法的基礎，決不是意味着以語音學的拼法來代替綴字法。

新綴字法並不是按照任何個人的說話而予以無原則的模倣。由於這個問題曾經引起了反復的爭論。語言學家林青(Б. Ринчин)曾經提出字形學

的原理，來否定喀爾喀蒙古口語語音學的優秀作用，並堅持這個最不值得考慮的老蒙古文字的原理，他建議把新的文學語與喀爾喀蒙古口語分家。

林青引用了俄羅斯學者所寫的俄語綴字法的字形學原理。他絕不希望了解俄語綴字法的字形學原理不是祇有字形學而無語音學的原理。凡是使用表音文字的人民，不可能創造沒有語音學基礎的綴字法。在語尾變化的俄語綴字法中採取了字形學的原理，但是語根卻根據語音學寫的，而非根據字形學寫的。例如說時語根是：дело(事)，бумага(紙)，стол(桌)，юнга(書)，нос(鼻)，那樣，寫時便根據語音學，而非根據字形學。但是 сказка，(童話)，сделать(作，爲)，雖然聽時是“скаска”和“здолать”，寫時却是根據字形學。

保戈羅提茨基(Богородицкий)教授在“語言學和俄語概論”(1939年，第4版，83頁)中寫道：“徵集若干共同意見，認為俄語綴字法的原理，基礎上便是語音學和字形學的原理。”

在現代俄語的綴字法中，符合發音的寫法，佔着優勢地位。例如：дом(家)，ручка(筆桿)，кошка(母貓)等。

已如前述，新的蒙古語綴字法原理是語音學、字形學的原理。現在我們詳述一下字形學部分。例如：мэдлэггүй(不知的)，ирлэгт/й(未到來的)二詞，是根據字形學原理寫的，雖然在口語中這二詞發音爲 мэдлг/й，ирлг/й，但是沒有否定詞 гуй 或 г/й 時，這二詞就發音爲 мэдлг，ирлг 了。

охин нь(他的女兒)是根據字形學寫的，雖然在發音時脫落了一個 н，聽時如 охинь。代名詞 бид(我們)發音如 бид 和 бяд，但是寫時祇作 бид，因為語根是 би(我)。

現在轉向新綴字法中的傳統寫法敘述一下。在俄語綴字法中，有許多傳統因素，例如，囉音 ш，ж後面，雖然發音爲ы，而寫時却作 и。在老蒙古語的舊綴字法上，與現代發音並不符合的傳統寫法佔着優勢地位，例如，從維吾爾語的傳統上遺下來的 тигри(天)寫法，雖然蒙古語上並不是那樣發音的，而是發音爲 тэнгри 或 тэнгэр。“狼”一語發音爲 чоно，寫時却是 чинуа。類似的例子，如有必要，還可從老蒙古文字中引證幾個，當我們採用了新字母並在自己面前提出了消除文學語和口語間分裂的任務時，幾乎把一切舊的傳統丟入了歷

史領域中。然而在新綴字法中也檢到了一些老的傳統寫法。例如，хууль(法律)有時發音爲 хуйль，而現在却寫作 хууль。這種寫法不祇根據現在的發音，而且也根據老的傳統綴字法。

хатгах(刺，劈)，тэтхэх(支持)二詞，喀爾喀蒙古人發音爲 гатгах，дэтгэх，但是其他全部蒙古人却把這二詞發音爲 хатгах，——хатгах，тэтхэх——тэтгэх，即，這二詞是按照老蒙古語寫的。因此，我們捨棄了附近蒙古人的發音，決定保持老的傳統，寫作 хатгах，тэтгэх。

連接詞 ба(和，及)，өгөөд(和，及)，буюу(或)以及其他同樣的傳統詞彙都收入了新文學語中，雖然這些詞並未在喀爾喀蒙古口語中使用。

讓步助詞 чу，按照老蒙古語是分離着寫的，目前我們也是這樣寫的，以便不致與活動者接尾詞 чу 混和。例如，мод(木)，модоч(木匠)，мод ч(雖然這是木頭)；гутап(靴子)，гутапч(鞋匠)，гутап ч(雖然這是靴子)等。

總之，新綴字法是根據語音學·字形學原理與照顧老文語的傳統而製成的。

現在，轉向蒙古語綴字法的複雜問題觀察一下，在解決這些問題之際，我們總是盡力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方法處理的。如此包羅萬象的馬列主義理論，當然適用於包含綴字法和語法在內的任何科學和實踐方面。

現在將要說到我的參加編纂綴字法之事。我想把我自己應用馬克思主義科學到新綴字法問題上的原理進行科學的批判。

先從字母開始。

在喀爾喀蒙古語中有塞擦音 дз，дж。對這二音的音標並未創造新的符號，於是採取了俄語字母的 з 和 ж，雖然根據發音，這二字母與蒙古語音不合。這是爲結合布里雅特蒙古語中這二個塞擦音已經變成純粹 з 和 ж 音而作成的。

突厥語的塞擦音也同樣轉化爲純粹音，例如，在哈薩克語中這二個塞擦音已經變成純粹的 ж 和 з 音。塞擦音的死亡乃突厥語和蒙古語的新現象。

能够確切地肯定，所死亡的塞擦音將來決不會復活，因為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在生活中生長起來的一切新發現物，都是按照自己規律發展的，決不會回到舊的方面去。

可以想見，蒙古語的塞擦音也將死亡和變成

像布里雅特蒙古語那樣的純粹音。我們並以俄語字母 ж 和 з 符號表示塞擦音дж, дз, 而沒有使用特別的音標來擔負基本的任務,便是說、在如此情形之下,使用俄語字母作為這二音的音標。

第二個困難問題——關於弱母音問題,已由我們以如下方法解決了。

現代喀爾喀蒙古語的弱母音,過去本是清楚的短母音,但是受了全部蒙古語發音急促的影響,特別是受了蒙古語範圍的中心、即喀爾喀蒙古語和察哈爾語發音急促的影響,它便變成了弱母音——發音含混的母音。若干短母音甚至消失了。

例如,нум(弓),сум(箭),曾經發音爲 нуму, суму。在現在口語中這些詞底詞尾母音消失了。олашираху(增加),эрихэ(念珠),現在發音如 олашираху,Эриху(前一詞的原文排印恐有錯誤,請讀者注意——譯者),更正確些,應如 олшрох,эрх。

伍拉祺米爾索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院士在其“蒙古文語與喀爾喀方言比較文法”(列寧格勒,1929年)中,述及這點時寫道:“在古代蒙古語中,蒙古文語在那些方言的基礎上形成起來、它有完整的構成和非第一音節的母音,……”(312頁)。“……非第一音節母音的弱化已在13——14世紀開始”(313頁)。“在喀爾喀方言中,非重音(非第一)音節中或是沒有長母音,或是完全消失了,或是作為短的弱母音而被保存下來”(325頁)。

由此十分明瞭、在喀爾喀蒙古語中,具有清楚的短母音,這些短母音變成了弱化的、發音含混的母音,有些甚至消失了。在布里雅特蒙古語中也發生了這種過程,雖然它與喀爾喀蒙古語比較起來未免落後一些。著名蒙古學家魯特念夫(А. Руднев)說及布里雅特蒙古語中的不完整構成底母音時寫道:“以脫落一個音來終止不完整發音的顫動……。”其後他又舉出一些例子:“олдхо 和 олдохо”(被發現),“болхо 和 болихо”(停止)(魯特念夫,“和里·布里雅特語”,第一號,彼得格勒,1913——1914年,第6頁)。這種詞的省略,是新的進步現象。弱母音並未變成清楚的母音,而消失的母音也未重新出現。這種情形必須在編纂綴字法之際予以注意。

在編纂綴字法時,通常必須根據新的現代發音,必須向前瞻望,而非向後回顧。因此我們完全不去注意已消失的母音問題,而是注意着或多或

少可以聽到的弱母音。由此出發,我們編成了弱母音的綴字法法則。弱母音法則的要點歸納如下:

(1)將全部蒙古語子音區分為二羣:有聲子音(вокализованный)和無聲子音(невокализованный)。濁音的、流音的、有聲子音:б,в,г,л,м,н,р 都收入有聲子音羣中,爲了便於記憶和較易明瞭起見,根據詞的結合,提出“монгол бавар”(蒙古的金屬板)一語,收入了全部有聲子音羣。其餘的一切子音都是無聲子音,對這些子音就無須記憶了。

(2)有聲子音必與一個短母音結合,例如:θвгθн,而非 θвгθн(老人),эмгэн,而非 эмэгэн(老婦人),эр,而非 эрэ(男子)。

(3)若無聲子音隨在有聲子音後面時,那便不需要短母音了,例如:орж(進入的),хард(平民),олз(利益)等。

(4)若無聲子音後面隨着無聲子音時,那末其後便需要短母音了。例如,хатах(乾涸了的),модол(森林),модот(多森林的),эцэс(末端、最後)等。

(5)這些基本法則中有兩個例外:

(甲)將來式形動詞,寫時必定有個短母音,例如:ирэх(將要到來),явах(將走)等。

(乙)若с,х後面有т,ч時,那末短母音便不寫了,雖然所說的子音是無聲的。

例如,т/хч(歷史家),т/хт(歷史的),усч(水夫),уст(有水)。

這是含混母音的基本正字法法則。爲了規定含混母音的寫法,便須劃分子音爲二羣。

新綴字法的實際學習,表明了在第一個見解上所看到的含混母音寫法的複雜性是易於克服的,子音寫法照這個法則是符合喀爾喀蒙古人底現代發音的。

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決不能拿布里雅特蒙古語綴字法來舉例,在這個綴字法中不祇固定了現存的弱母音,而且也固定了早已不存在的弱母音。由此可見,在這個問題上,新布里雅特蒙古語綴字法便與布里雅特蒙古口語完全不符。再者,布里雅特蒙古語綴字法固定了許多短母音,這種短母音不祇現在已經不存在,就是古代也未存在過。例如:

布里雅特蒙古人寫作 боло(立着),гара(出去吧),雖然這二詞的詞尾母音在老蒙古文中沒有固着,但是在制定老蒙古語綴字法時,顯然這些母

音幾乎在一千年前已經不存在了。在現在布里雅特蒙古語中，這二詞發音如 бол 和 гэр。例如，魯特念夫音寫布里雅特語 бол 時，在 л 之後就沒有母音，如 талал болхо（死去）（中央勞動研究所全集，1頁）

布里雅特蒙古的同志們，解釋這個母音的存在是想保持語言的諧音和悅耳，但是在這點上他們却忘了語言的諧音和悅耳要規定在發音方面，而非規定綴字法的重寫。

新布里雅特蒙古語綴字法作者之一、阿莫戈洛諾夫（Д. Д. Амогонов）在其論文“布里雅特蒙古文語發展的幾個問題”（語言學著作集，第二號，烏蘭·烏德，1949年，57頁）中寫道：“在基本上，我們是達到了詞的寫法最可能統一的目標”。這種主張我們以為是沒有根據的。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創說”復活已消失的若干母音之必要性，雖然這些母音在綴字法中受了口語的影響，現在已沒有存在。例如，баабгай，убшэн，убгэн 諸詞，寫時是受到現代發音的影響的。阿莫戈洛諾夫也建議寫作：баабгай，убэшэн，убэгэн。

按照他的見解，一切語言在 б 音之後，都聽得母音，並應發出母音之音。對於這點，必須指出，作者曾經這樣明白地寫過：

“……應該讀出和寫出”，即不顧布里雅特蒙古語發展的進度，仍須讀出已經消失的母音。阿莫戈洛諾夫這種提議，今後可能引起書寫一系列的、甚至老文語中已不存在的短母音。例如，過去所寫：хобчи（森林），хобдо（苔），хабсуруху（團結），абдара（箱），可能將要寫成：хѳбошо，хѳбдѳ，хаб-аса́раха，абда́р，這將引起一切子音都需母音隨着，雖然後者是不會聽得的。阿莫戈洛諾夫同志的建議是毫不注意語言發展的歷史過程之個別作者的鮮明的例子。

必須承認，不應而且也不能以綴字法法則的方法來阻礙語言的發展和恢復已經廢棄的生活。

在布里雅特蒙古語和蒙古語中，人們開始發着更有力更簡短的音，由於這樣的結果，短母音變成了弱母音，並失去了它的重要性。這種現象無疑是進步的。詞的縮短不祇使它成為弱母音，而且也加強了第一音節的重音，也使兩個相近的母音合併成爲一個長母音。

關於長母音的形成，伍拉祺米爾索夫院士在

其名著“蒙古文語與喀爾喀方言比較文法”（312頁）中寫道：“蒙古文字在其母音之量的區別上，沒有任何表示，例如，組成混合體的母音，早已開始弱化，結果在新蒙古方言中產生了長母音，這種長母音曾經表示在老蒙古文字中，而現在正表示在新蒙古文字中，作爲第一音節的母音。符點文字對母音的弱化，有明顯的表示〔例如：蒙古文語 джаган，喀爾喀語 джаан（象），符點文字：джа'ан〕”。

由此可知，重音和長母音是蒙古語發展的基本因素，而弱母音却脫離舞台並扮演了完全不重要的角色。對於這點，必須強調弱母音的發音或脫落，並非反映詞的意義，也表示這些聲音的不大重要。在如此情形下，若干詩人尚企圖研究作詩的韻脚，這是絕對糊塗的。

當不易確定一個詞中的母音之量時，怎能確定詩的行間之同等音節的量呢？

魯特念夫論及布里雅特語時寫道：“發音清楚的母音之十分顫動，一方面因爲 о 音有其限度。當計算音節時，在詩句中，音節與不完整構成的聲音經常很難察及，更正確些，或許它裏面的母音就完全沒有寫上”（中央勞動研究所全集，34頁）。

現在轉向字母 б 的寫法敘述一下。老蒙古文語中的 п, в, 祇在外來語裏有之。蒙古語中的有聲音 б, 外來語的 п, в, 例如：ван（王）、вадан（手巾、飯單）、пуу [普特（俄重量單位名）]，панэ（投機），在現在蒙古語中，б 在詞間和詞尾，變成了 в。其原來發音的 б, 祇保存在語頭和子音 л, м, в 的後面，例如：баяр（喜悅），бодох（想、思考），тавих（置、放），ав（你去拿），аваад（拿着的），давхар（二倍的），холбох（結合），самбар（黑板），авбал（若拿）等。

б 音變成 в 音的原因，我認爲是蒙古語說話急促的關係。例如，在 аваад 一詞中的 б 音，嵌在二母音之間，說話急促時就來不及完全發音。對母音的發音須竭力張口，而對 б 音的發音則須合唇。在發音急促時，合唇的過程便發出不完整的音，由此之故 б 便發成 в 音。這種情形不祇當 б 在母音間發音時有之，就是在母音後面時也是如此。由此可知，в 音在喀爾喀蒙古語中獲得了獨立的性質，而且也獲得了新的意義。

在編纂新綴字法時，必須注意語言中所發生之質的新現象，而非保持老的語音學和文字，這

正如布里雅特蒙古語綴字法中所作成的分離點那樣。

關於現代喀爾喀蒙古語中 *н* 音的幾個詞。老蒙古文語物主接尾詞 *yian*, *ban*, 在現代喀爾喀蒙古語上發音如長母音。有時與 *н* 連在一起。例如, *явахдаан*, *явахдаа* (在自己看護下)。

必須解決上述場合寫上 *н* 或不寫 *н* 問題。在許多喀爾喀蒙古詞中, *н* 當然脫落了。例如, *модон* (木), *цасун* (雪), *цагасу* (紙)。首先不發詞尾的 *н* 音, 而後脫落了詞尾的母音。這樣一來, 就成了 *мод*, *цас*, *цаас*。由此便發生了蒙古語的縮短。在若干人們的發音中所還保存着的物主接尾詞的詞尾 *н*, 同樣也是處在消失過程中。就在這個基礎上解決了不寫物主接尾詞的詞尾 *н* 問題。

第一音節中喉音後“и”的寫法, 引起了一些複雜問題。在蒙古文語中過去寫作: *жиргал* (幸福), *чинар* (品質), *шилгаху* (校對)。但是在口語發音中, 因為受了第二音節母音的影響, 逐漸發生了第二音節的母音來代替第一音節的 *и* 音, 大概首先發音成 *жийргал*, *чийнар*, *шийлгах*, 而後發音成 *жйалгал*, *чйанар*, *шйалгах*。由此可見, 這些詞第一音節中後面的“и”, 是處在消失階段中。

и 這種現象, 伍拉祺米爾索夫院士曾經強調過: “蒙古文語第一音節中有個‘и’, 而在次一音節中的母音, 却是喀爾喀語中頗有地位的母音, 例如 *а*, *э*, *у*, 而次一音節的母音或是很接近它, ……原來的母音‘и’或是完全消失, 或是以簡短的滑音形式被保存下來。例如, *чйагун*——*чолу* (石), *джи-ран*——*джара* (六十), *сира*——*шара* (黃的), *чингна*——*чагна* (注意), *ситара*——*шатар* (象棋)等”。(中央勞動研究所全集, 175—179頁)

因為第一音節喉音後的“и”, 動搖在發音和不發音之間的階段上, 爲了決定一個統一形式, 所以在新綴字法中, 便沒有固着寫上它, 例如: *жа-ргал* (幸福), *шар* (黃的), *чанар* (品質), *чагнах*

(注意)等。

若在非第一音節中喉音 *ч*, *ж*, *ш* 後面, 按照含混母音的法則, 必須是短母音, 那末便決定寫上 *и*。在前列各詞中, 喉音子音後面決定寫上 *и*。這便發生了蒙古語喉音 *ж*, *ч*, *ш*——舌尖音, 與俄語 *ж*, *ч*, *ш* 的根本區別。

還須詳述一下軟音符號的寫法。在後列各詞中軟音符號寫在軟子音後面, 例如, *морь* (馬), *хонь* (羊), *тоть* (鸚鵡)等。但是按照含混母音的寫法、在語尾變化中、軟音符號便改換爲字母 *и*。例如, *моринд* (給馬), *хонинд* (給羊), *тотчнд* (給鸚鵡)等。在前列各詞中, 軟音符號祇作分離符號用。例如, *ирьо* (我們到來), *хурьо* (我們到達)。在前列各詞中, 軟音符號完全沒有使用自己的原來意義, 因為前列各詞中的一切子音都帶着軟音性質。因此硬性規定軟音符號寫在所有子音的後面, 當然是不允許的。

在蒙古, 解決了與語言史有直接關係的那樣綴字法問題, 解決了與經常所注意的其他語言現象究竟是發展還是死亡有直接關係的那樣綴字法問題。

絕大多數詞的寫法不感困難, 是新蒙古語綴字法的優點, 因為它與發音沒有分歧。偶然也有些書寫與發音分歧的地方, 偶然也有些因疏於整理而不够精確的法則地方, 這些缺點是不難克服的。雖然在蒙古語中, 如在其他任何語言中一樣, 今後也會出現些各種各樣的方言, 但是既有如此純粹的綴字法, 便可從容規劃一下創造綴字法辭典的程序, 暫時似不迫切需要立即編成一部包括一切詞彙的綴字法辭典。蒙古語綴字法法則的更詳細的敘述, 已由散才也夫(Санджеев)教授在“簡明蒙俄辭典”的附錄中提供了。

〔譯自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館所贈的“科學論文集”82—95頁〕